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鐵笛子 十九、開渠興水利 妙計募災糧

旺子聽癩和尚一說，立被提醒，暗忖：恩師昨日曾說，既要立志除暴安良，扶危濟困，第一要與這許多受苦受難的善良窮人打成一片，才能成功，並還不致受那仇敵侵害。此言實在有理，什麼事都是人多力大，才易成就。我是他惟一愛徒，理應隨時留心他的言動和一切算計，遇事才能出力，忙謝指教，便回到小屋裡面，見鐵笛子剛由懷中取出一張新畫好的災區草圖，指示眾人少時如何分別出發，並說：「林颺父女本領甚高，輕功更有特長，群賊多半是他後輩，又知此老天生特性，識人甚多，都有深交，一呼即至，許多慕他盛名想要結納的尚不在內。

「昨日癩師弟他們不應做得太過，我先還恐激怒此老，樹下強敵，對方意氣用事，無端多生好些枝節，不料此老居然見風收篷，順坡下台，我們平空多出一個好幫手，再妙沒有。據我意料，休看張莊賊多，決不敢再輕舉妄動，多麼咬牙切齒，也必借口水退，拖延時日，暗中準備，求人相助。

「他父女這一去，更可把賊黨鎮住，不再討厭，雖然那幾個首惡元凶非除去不可，至多容他多活些日，多約幾個同黨兇人遭殃，這樣大水無法行動，也做不出什為惡的事。我們的人又多，加上天水這班刀客足夠應用，免得許多枝節，糧食也不致缺少。先沒想到事情這樣順手，如照昨日所說，把除害放在前面，非但手忙腳亂，這些糧食先就為難，就能到手，也有許多糟蹋，哪有這樣又和平、又順手的好呢？」

旺子先聽眾人口氣，好似這場惡鬥打不起來都在意中，聞言覺著這場熱鬧仍可看到，就便學點手法，暗中高興，從此便守在鐵笛子身旁，直到糧食用具相繼運來，兩面山坡上面，只是高地，俱都搭上蘆棚，砌好柴灶，一齊生火，造飯蒸饅，本來送往災區的賑糧已早陸續走，只是鍋灶蒸籠和船樣樣缺少，不敷應用。

到了黃昏將近，船和竹排越來越多，由男女諸俠分頭帶了糧食和救急的用具分批出發，一面把生熟賑糧用船、排送往災區，分贈災民，使其暫時充饑，把低處的運往高處，有那無家可歸、蹲伏屋頂樹枝上面的災民使用空船接回，分別安排食宿之處。

天水來的刀客先後約有二三百人，都是年輕力壯的勇士，在鐵笛子領頭之下，早就漫山遍野野伐樹枝茅草，搭好窩棚，作為災民住處。一面分配他們應用必須之物，令其暫時休息，等到水勢稍退，人的精力恢復過來，再以工代賑，開掘河渠，一面重振廢墟，分配田地，有那代人耕種的佃戶，均由鐵笛子等男女諸俠代向對方交涉勸說，至少也使災區土人每一個都有田可耕，並還脫去田主人的壓榨欺凌。這些災民多與鐵笛子相識，便那末見過的，也早聽到民間傳說，當他神仙恩人一樣。

地方上發生這類水災，縣官多麼昏庸無能，也不能裝不知道。到了第三天，便有一個典史帶了幾個差人坐了小船前來查看災情，鐵笛子事前早有準備，容他轉上一圈，便另有人出頭，作為幾個糧商和一些隱名善士在此救濟，官家如願辦賑，立時奉讓，否則便請回去，不要過問。

沿途災民見了小船上面官差再一同聲呼噪，說：「大水漲了三天，你們官家才來，名為救濟，共只兩條小船和極有限一點粗糧，有的業已發霉，我們連塞牙縫都不夠，等你救濟，人早餓死。難得新集鎮上來了幾位過路好心人出頭辦賑，並不要你官家分文相助。人家辦得又好，只兩三天全救脫險地。你們那些鬼話，我們百姓早已看透，如和往年一樣，想要從中取利，來此作梗，這幾個救命恩人只要負氣一走，我們立時和你拼命！」

有那激烈一點的，竟在高地上手指來船咒罵，要把人扣住作押頭，既說放賑，我們便和你要吃的！

那縣官因有貴客過境，只願應酬，自己不來，令典史代為查看，不料那典史也是個無用的傢伙，不知災民身後有人主持，只說當地民風強悍，當時嚇退回去。和縣官一說，比他還要怕事，但又沒有不來之理，和師爺們計算了兩天，屢命差人探報，均說放賑的乃是幾個藥商，都是四川財主，在附近鎮上開有糧店，銀米方便，山區災民已全脫險，到處歡聲雷動。

因這幾個富翁前在別處救災，官府作梗，花了好些銀子，還受閒氣，故此不願人知，更不願官家參與，否則當時就走，丟下不管。縣官雖覺當地山高皇帝遠，好些事均可向上隱瞞，像這類匿災不報，要受極大處分。

為了前程，只得硬了頭皮，帶上好些差役儀仗，照樣鳴鑼開道，又徵用了幾條民船，帶上一些乾糧，相機應付，前來查看。為防萬一，一到先去拜會張錦元，也不知談些什麼，便面帶喜容匆匆坐船趕回，只在張家吃了一頓酒席，連災區也未去，便偃旗息鼓各自回轉，由此便無事發生。

旺子每日追隨鐵笛子和各位師長之後，無論何事全都參與。諸俠見他小小年紀，如此用心有志氣，個個誇獎看重，樂於指教。鐵笛子無意之中收此好徒弟，更是高興，除細心指點，教以處事之法而外，並還抽出功夫傳授武功。姜、萬二俠和癩和尚、小啞巴更是稍有一點機會便不放過，就在同往災區放糧船上來去這一會，也都加以傳授，這場大水一直連到九月中旬方始逐漸減退。

災民雖然救出，因那山洪是由山中流出，每隔兩三年必要發動一次，又發生過兩次大災，當地土人均有一點戒心，水頭一現，當時傳播開去。自從山口開了一條小河，山洪初到以前有了停蓄之處，無論水勢多猛，都要經過些時方始湧往山外。這次發水天雖還未亮，仗著老漢父子急公好義，人又機警麻利，遠近各村均經約定，稍見水頭，立時命人分頭告急，一面鳴鑼告警，所以受傷的人並不甚多，死的更少。

水起前數日，先由山中諸俠供給賑糧，分別各村情形，各送三天熟糧，十天生糧，一面以工代賑，命眾災民準備河工用具，編織草袋，斷伐樹木，製造木排，工糧之外並有種籽分配，直到明春生活，均由諸俠包辦。一面分頭去往各村，召集那些災民，宣說河渠開成以後如何分配田畝，以及耕種之法。

到了重陽節邊，又令災區遠近各村互推有才能的人同來山口，指示機宜，告以用主人方面業已說好，改變舊章，將租減收多半，從此公平交易，永無壓榨侵害之事發生，只管安心，日子必能越過越好等語。當時歡聲雷動，喜極涕零。

因鐵笛子和眾人事前再三告誡，不許洩漏，只說此是田主人的自願，因為河渠開通，有了水路，收成增加，並有幾位有財力的善士相助，互相勸說，才能有此結果，別的不許提說一字。這大一場凶災，和這大一片土地的分配，竟在雙方心悅誠服、公平合理之下全數辦完，地方官一點不知信息。

為了時機未至，最重要的帝王專政尚未推翻，好些顧慮，事情辦得十分隱秘。除那些身受的災民外，表面上十分安靜，外人一點看不出來。最妙是連救災帶辦水利，須用大量賑工銀米，鐵笛子事前籌備的只得十之一二，下餘都是張莊這三家豪紳惡霸和遠近各村落中的小富翁自願捐輸，張莊那十幾座糧倉竟由張錦元全數捐出，交由諸俠主持發放，隨意運用。

張錦元乃附近各縣中有名的顯宦富紳，官府方面聽他被那幾個路過的善士感動，大量捐輸，救此災荒，自然更無話說。

旺子用了好些日苦功，仗著聰明機智，學會許多本領。又聽癩和尚說，照此進境，稍差一點的賊黨已能取勝，暗中高興。每日盼望水退，好和群賊惡鬥，為民除害之外，自己還可一試身手，實地演習，增加許多見識，哪知一直沒有信息。後來聽說，十之七八的賑糧均是張莊糧倉中物，好生驚奇，兩次想問，均被萬芳暗中止住，心正不解。

到了十五日裡，水已退去多半，災情已早穩定，許多避水災的難民也都準備重建家園，搶前耕種，鐵笛子忽命旺子同了花蟬、張三去往天水一行，就便認明入山途向，以為日後往來之計。旺子自然遵命，隨了花、張二人起身。

這時水剛退了一半，仇敵那面音信全無，連明年重訂約會都沒有過。偶然聽到眾人口氣，張莊這班賊黨並未離去，旺子心雖惦記，終覺還早，不會說到就到，三人去時乘馬，歸途騎的又是那匹小花雲豹，往返不過三四天，怎麼也能趕上。

只奇怪這幾家豪紳惡霸均與仇敵一黨，怎會這樣捨得聽話，把所有存糧全數捐出助賑？這類可博善名的事他還不肯出頭，只在

暗中交與各位師長主持。仇敵均非庸手，非但不曾作梗，也無一人見面，是何原故，心中不解。到了天水，住了一日，便忙著回來。花、張二人知他心意，也未堅留。

旺子聰明，出入山口的幾條秘徑業已看熟，匆匆分別，騎馬便往回趕。歸途馬快，當日到達。途中看出靠近新集張莊一帶已全現出地面，想起連日秋陽甚好，山水照例說退就退，何況山口內那條河道業已開通，水退起來更加容易。照此形勢，賊黨便是不來挑戰，諸位師長也必尋去，雙方日內非動手不可。

到了張莊，見一切如常，甚是安穩，好些惡奴均在打掃水泥和水後的積污，先未留意。後有一人點首招呼，甚是和氣。自從發水第三日，因事已叫明，師徒四人業將形貌還原，旺子還得了幾粒易容丸，早就現出本來面目，又隨諸俠坐了竹排往返災區，張家這些惡奴打手常在門前看水，知他已拜異人為師，大為驚奇。後來糧倉開放，旺子前往取糧，彼此越發相識，對他也更看重。

旺子早就聽說，對方上下人等均已改了脾氣，為了事忙，水還未退，並未十分在意。聞聲回顧，見那人早和王老漢相識，本比別的惡奴要好得多，水後相見，人更和氣。這才看出打掃的都是張家所用掙工錢的下人，土人極少，雖有幾個，也用錢米僱來，出於自願，心中奇怪。

同時想起那伙賊黨尚在花園之內未走，比前只有人多，意欲就便探詢，好向師父稟告，便把那人引向一旁。

剛拿話一引，那人便笑說道：「你不要問了，回到家中自然知道。你師父鐵笛子正等你呢。」

旺子聞言，立往回趕。未進山口，便聽多人吶喊和打樁之聲。水已差不多退盡，只剩幾片小的泥窖還不曾乾。走前本就聽說，工料人夫均已齊備，日內便要大舉興工，料知第二條渠道業已開始，人聲才會這樣雜亂。

匆匆趕進山口，到後一看，各位師長俱都不在，連老漢父子也都走開，酒鋪之中只王妻唐文燕帶了二三十個幫手在內主持，酒已暫時不買，正在大量蒸饅，以備修河民工夜來犒勞之用。另一面還殺了好些豬羊。見面一談，好生失望。

原來旺子去後第二日，眾英俠便往張莊後園應約，和群賊惡鬥，前後不過兩個時辰便大獲全勝，幾個首惡元凶十九除去，只李文玉帶了兩個園丁的兒子見勢不佳老早溜走，不知去向。蘇、黑二賊和新請來的群賊全數伏誅，連屍骨也被林颺父女化去。動手以前雙方說好，不關主人的事，將群賊所居後園一角隔斷，並請萬英、杜霜虹二俠暗中埋伏，以防群賊溜走。

事前因有林颺父女三位怪俠做中間人，早和賊黨訂有條規，互相遵守，在水未退盡以前兩不相犯，只管約人相助，但不許將主人牽涉在內，否則便是他父女三人的仇敵。無論何方都是如此，兩無偏袒。群賊早就覺著仇敵勢盛，林颺父女更是難惹，所說也極有理，口口聲聲要以災民為重，又知他和敵人並無淵源，自然不肯得罪。

其實林氏父女和諸俠早經密計，所說的話雖極公平，但是雙方都是針鋒相對，不勝必死，誰也難於逃脫。群賊也是恨極這班英俠，新近約來幾個好幫手，自信太強，人又較多，不知此是一網打盡之計。內有幾個驕狂性暴，像黑老和幾個著名兇人再一首先答應，說了大話，餘人自然不便示怯。

幾個狡猾的巨賊，像老賊蘇五之類，又覺自己本領高強，善於臨機應變，即便敗在敵人手裡，憑自己的心思本領也不至於為人所殺，至多再丟一次大人，不怕不能脫身逃走，樂得借這一條將眾同黨僵住，好逼他們多出死力，勝了更好，敗也於自己無害，於是答應下來。

林氏父女未說定以前，先在暗中去向張錦元父子警告，曉以利害，準備拿話打動之後，再由他三人出頭去借那三人家富貴家的存糧。張氏父子到底不是十分糊塗，始而保全身家之心太切，只要當時保得全家活命，蕩產傾家也非所計。後來發現蘇、李二賊竟是一路，人既驕狂，隨便一句話都和聖旨一樣，不容絲毫違背，又多使人聽不入耳，表面上對他還要敷衍恭敬，祖宗一樣看待，全家老少連同武師打手俱都不服。

這還不说，最可慮是黨羽越來越多，都是那麼兇悍粗野，不通人情，好好一座園林，佈滿獸蹄鳥跡，自家人只他父子為了身家安危，不得不忍著苦痛賠盡小心，前往敷衍，誰也不敢走進。家中女眷太多，婢美妾嬌，當蘇、李二賊初來時便受許多侮辱，如今賊黨越來越多，一個紳宦人家簡直成了賊窟，每一想起書香世族遭此橫逆，便自痛心疾首，無奈引鬼入室，賊已進門，再想請走難如登天。

又知內裡還有好些淫賊，家中武師均非其敵，這班人狼子野心，不知何時發生大禍。便是能夠相安，照目前形勢和群賊口氣，大有從此安居，拿當地作為永久巢穴之意。照他平日所說，行為那樣殘酷，姦淫殺搶無所不為，早晚必被官軍搜捕，自己家敗人亡之慘決所不免。

再經幾個跟他多年的武師舊人再三警告，越發害怕，日夜憂疑，心膽皆寒，還不敢露出絲毫形跡。自覺人生苦痛，到此地步已達極點。仔細一想，惡人真個親近不得，一上賊船便成附骨之疽，落在地獄裡面，休想拔出這條泥腿。

張氏父子正在無計可施，忽然連聽手下人說，鐵笛子等異人多半手無分文，全仗人緣救此大災，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流傳民間，人又如何好法。這一大片水，成千累萬的災民，竟以私人之力全數救出，不由大力感動。

同時覺著此時處境比那只愁衣食、人卻自由自在、互相同情扶助、沒有心神苦痛的災民窮人只有不如，似此終日受人挾制威逼，眼看一個極大的地雷點燃藥引，捧在全家人的手上，轉眼就要爆發，還不敢稍微放開，進退兩難，啼笑皆非，空自悲憤到了極點，無可如何。

正打不起主意，林氏父女忽然暗中尋去，先由玉嬌姊妹借著主人挽留小住之便，先向張家那些婦女警告，曉以利害，再由林颺向他父子力說。張錦元到底做官多年，老奸巨猾，不用人說，已早知道，此是未來滅門大害，一看林氏父女的談吐氣度，與群賊迥乎不同，所說更比自己想得還要周到；又聽說起賊黨未來的陰謀，不禁心寒膽戰，通體汗流。

林颺又受鐵笛子之教，將平日做世神情收起，口氣十分誠懇，這一來說中心病，大為感動，立時伏地拜倒，痛哭求告，竟不等開口，自願獻出所有存糧和庫中藏金，專供諸俠救災防荒、濟世之用，以後無論何事全都聽命。

林颺見他父子居然能分善惡，只求除此大害，保得身家清白，非但本身家財可以源源供給，並還勸說另兩家親戚一同捐輸。張家擁有大量財產，留此一財源，將來可做許多好事，自然高興。

雙方把話商量停當，明日再作林颺出面，當眾借糧救災。群賊知他心情古怪，言出必踐，雖將所捐銀米交與敵人救災，只派人暗中通知，令其來取，並不與之交往，兩女並還寄居張家，要到水退之後才去，非但不生疑心，反因此老感情用事，打算借此利用，由主人出面，求其相助。哪知林、鐵二老早有預計，死星業已照命，不久就要發難，一個也逃不脫。

林颺沒料到一個貪官豪紳、土豪惡霸這樣明白慷慨，覺著難得，又是一個最重情感的人，一見話說得體，時機成熟，立時當眾聲言：「我已洗手多年，不願無故和人爭殺，專以救人為重，沒想到主人如此慷慨，一口答應，他既看我父女得起，便不能不有人心，自來刀槍無眼，這樣凶殺，一個不巧，在你們那些對頭心中，土豪惡霸一向當作仇敵看待，非但敗時不免遷怒泄恨，便是得勝，也不免於和主人為難。

「這個我卻看不過去。雙方人數又多，本可約在山中決一勝負，一則水已退盡，到處泥污，玉泉崖頂地方大小，別處都是樹林，非但不便，且易驚動俗人耳目，事後還要連累善良。既然雙方都不願意顯露形跡，難得主人後園地方廣大，又有飲食休息之處，到時先由主人辦點酒食，表面款待雙方，實則減消敵意，敵我各占一面，分人出門，只不逃走，未動手的人盡可在房中等候。

「打得時久，未分勝敗的人也可稍微休息，不似以前，每次爭鬥均在曠野深山之中，兩不方便。我雖誰也不幫，但為災民承了主人人情，不能坐視人家欺他，到時由我父女三面防守，不到結局誰也不許溜走。並將主家的人全數遣開，將後園隔斷，不許一人近前。休說傷他家人，如其成心毀他一草一木，無論是誰，我均不與甘休。」

林颺話說極巧，表面上彷彿幫著賊黨一面，群賊竟為所愚，全數點頭。林颺故意還勸群賊暗中準備，多約點人，不可洩漏，越

穩越好，到臨動手前兩日方始通知，往請敵人赴約。其實鐵笛子等諸俠早有準備。賊黨本多心明眼亮，雖知林颺為人交情甚寬，對於仇敵雖認得幾個，並無深交，終覺所說方法限制太嚴，仍有一點疑心。

後見商定之後，林氏父女因暫時無處可去，一同住在園中一角書房之內，每日只是飲酒觀花，只不與群賊當見，偶然出去也都坐了小船，帶上兩個張家的人，前往災區探看，遇見相識仇敵，也僅點頭招呼，所說都是救災之事，別的一字不提，非但未與仇敵相見，雙方爭鬥的事也從未再提。

因恐對方疑心，恰巧李文玉無意之中看上園丁家的兩個幼童鍾大娃與鍾二娃，暗中收為弟子，逼著主人做了兩身衣服，一個裝作書童，服侍林颺，一個幫助搖船，隨時留心查探，沒有一絲可疑言動，只似有點感激主人，每日常見，以為張氏父子好客，這高名望的異人，自難怪其格外恭敬，也就不以為意。

沒想到十五夜裡，萬芳、樊茵、杜霜虹三女俠，登門挑戰，說水已決退，問群賊願在何處動手？群賊立照林颺所說回覆，約定十七中午主人請宴，申初動手。賊黨探知仇敵至多十二三人，還連開酒鋪的老漢父子在內。

到時一看，王老漢父子三人未來，卻添了昔年豫西三俠岳綱、楊宏、仇雲生，還有昔年大俠湯八之子湯麟，和天水兩個刀客，人數隻得十六，比賊黨少了兩三倍，但無一個不是好手。剛一上場，便看出形勢緊急，黑老人最凶狠性暴，雖聽棘門三俠英名少並未見過，一心只想對付姜飛、萬芳兩夫妻。

因昔年在武夷山嘗過鎖心輪的味道，特意苦練多年，乘這一場大水，又去約了兩個有本領的同黨，本意練就輕功，上來指名討戰，只將仇敵打傷一兩個，冷不防抽空溜走，挽回昔年凶名，再借題目，臨去以前向同黨挑上幾句眼，一走了事，省得夜長夢多，跟著這群飯桶丟人吃虧。

在賊黨未敗以前，表示他是專為報仇而來，功成即去，上來打著速戰速決的如意算盤，開頭叫陣。不料正經仇敵還未開口，敵人隊裡忽然慢吞吞走來兩人，一胖一瘦，都是矮子，一個更是瘦小枯乾，一言不發。雖聽同黨指說，這癩、啞二俠不好惹，因見對方都是那麼貌不驚人，動作又都不快，言動神情卻是滑稽刁鑽，處處引人起火。明知這兩敵人久負盛名，善者不來，心中仍存輕視。

不知當日一戰，鐵笛子早把虛實得去，男女諸俠全都領了機宜，誰也不許違背。對面賊黨中的能手早經認定，特意派這兩位異人給他一個下馬威，以防敵人仗著練有極好輕功，見勢不佳抽空逃走。開頭只林氏父女三人防守，一個顧不過來，又被漏網。

除老賊蘇五和兩個著名的兇人外，最注意的便是黑老和所約死黨神力金剛靳德。二賊性太兇暴，本就看著癩、啞二俠有氣，再因對方搶先上場作梗，預定得彩就收的陰謀無法施展，怒火越發上撞。黑老因啞巴只是神情討厭，沒有開口，癩和尚卻是搖頭晃腦，說之不已。最氣人是口中唾沫橫飛，不時噴在人的臉上，好像成心一樣。

按照江湖規矩，又是頭一場，不能不容對方說話，耳聽敵我雙方都因癩和尚辭色滑稽，忍不住笑了起來，所說的話句句刻薄，偏又無法攔阻，否則便顯小氣，好容易強忍怒火，把話聽完，待要動手，不料敵人狡猾，有心戲弄，借著靳德一句氣話，身子一閃，便將他丟下，趕向靳德身前，借話答話，喊得一句：「你想先打，再好沒有！」

聲隨手到，迎面先是一個大嘴巴。靳德因對方辭色懈怠，沒有起眼，不料出手這快，方喝：「要打就動手，不然快滾，廢話少說！」

微一疏忽，冷不防竟被打了一個滿臉開花，鼻口鮮血直流，空有一身極好硬功和練就的神力，無端遭人暗算，吃此大虧，還說不出口，急得咬牙切齒，暴跳如雷，雙方便動起手來。

黑老沒想到癩和尚會挑人動手，心疑要逃，恨極之下，忘了旁邊還呆著一個強敵，立意上來便使殺手，將敵人抓死。一聲怒吼，正要轉身追去，不料他快人家更快，腳剛離地，身往旁側，雙手伸出，還未抓中敵人，耳聽颺的一聲，急風撲面中，一條小黑影已和箭也似衝到，來勢快得出奇。

雖仗武功精純，未被衝倒，但也不曾避開，被敵人一手擋開左膀，一手打中肩背，撞出丈許遠近，由此起便如影隨形，縱橫跳躍，動作如飛，雙方四人先打了一個難解難分。黑老上來受此重擊，覺著這一掌打得極重，憑自己的功力竟會隱隱作痛，半身酸麻，料知受傷不輕，如換別人，單這一掌便不送命，也難免於筋斷骨折，經此一來挫了銳氣，心便有些發慌。

最可氣的是，敵人比他身手還要輕靈，追逼甚緊，一絲不懈，憑自己那好輕功，連想賣一破綻，取出兵刃暗器都辦不到，幾次往旁飛縱，身子還未落地，敵人業已跟蹤追到，連緩手的功夫都沒有，稍微疏忽，便不免於手忙腳亂。那兩條皮包骨頭的手臂看去瘦小，招架之間卻比鋼鐵還硬，實在無法，只得施展全力，專用手腳和敵硬拼。

猛瞥見雙方又各有數人上場，都是一對一在惡鬥，另外約的一個同黨剛一上場，便被女俠樊茵接住，各用兵器交手，本是旗鼓相當，暫時還分不出勝敗，想是求勝心切，將自己練來報仇，日前才送與他的毒藥追魂彈打將出來，連發兩彈，敵人不知底細，竟用寶劍擋開，立有兩股彩煙爆散，覺著此是救急之物，不該妄用，敵人雖然必倒，對方能手甚多，一被看破，有了防備，自己少時用以報仇便無把握。

心念才動，忽聽一聲怒吼，忙中抽空，再一回顧，不知怎的，敵人未倒，毒煙迷香尚在微風中飄蕩，不曾吹散，同黨業已屍橫就地。正在又驚又怒，又是一聲怪叫，叭噠一聲大震，原來神力金剛靳德已被癩和尚上面雙掌一分，將兩條鐵膀蕩開，緊跟著一頭撞向前胸，只吼叫得半聲，人便仰跌在地，死於非命。

前後不過半頓飯時，兩個最有力的同黨相繼送命，對面敵人偏又這等機警靈巧，連兵刃暗器都使不上。

黑老正在情急暴怒，忽聽癩和尚哈哈笑道：「老三怎沒出息，你這樣和他作什？他那輕功你已試過，不過如此，這小黑鬼不到黃河心不死，你不容他把那些破銅爛鐵施展出來，怎會死得心服口服呢？」

話剛說完，小啞巴忽然不戰而退，一縱兩三丈，落在主人所備茶桌之旁，端起一碗涼茶一飲而盡，正倒熱茶。黑老哪知厲害，立時乘機取出他那中藏暗器的獨門兵刃蜈蚣架，怒吼一聲追縱過去。身子凌空，還未下落，眼前人影一閃，一道寒光已隨敵人迎面飛來。

因小啞巴生得瘦小枯乾，事前不曾看出身邊帶有刀劍兵器，腰間雖似橫有一條並不甚寬，不像是什軟鞭之類，驟出意外，來勢分外猛急。黑老早動凶性，怒髮如狂，恨不能一下將人打死，本準備人一落地，便發暗器去打敵人要害，手中雖然按好機簧，但沒想到來勢神速，迴出意外，人並不曾回頭，竟和看見一樣，連念頭都不容轉，方想發那暗器，一面凌空倒縱，以防撞上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時機不容一瞬之際，剛瞥見寒光一閃，急切間不知何物，又因方才對敵吃了點虧，看出敵人厲害，有些膽怯，忙把手中蜈蚣架去擋，即便放那暗器毒釘，已自無及。

只聽噲的一聲，手中一輕，蜈蚣架好似被人斬斷。猛想起棘門三俠均精劍術，不禁大驚，慌不迭一個驚燕翔波，凌空轉折，待要往下翻落，敵人手中兵器已同時打下，乃是一隻大茶杯，帶著剛倒的半杯熱茶，叭咻一聲，茶杯打得粉碎，滿頭淋漓，又熱又痛。

以平日所練功力，休說茶杯，便是一隻鋼鏢，只不中七竊要害，也不至於受傷，沒想到這一茶杯竟開了花，當時似有碎片嵌進，奇痛非常，驚慌忙中，覺著敵人內外功夫都到上乘地步，否則不會打得這重，頭已打破，再不見機凶多吉少。

本就不敢戀戰，同時目光到處，就這一個起落幾句話的功夫，場上業已成了混戰。表面看去自己人多，其實敵人厲害，為首十幾個有名人物已前後傷亡了六七個，老賊蘇五也被鐵笛子一人看住，成了苦戰，旁邊兩個和他交厚的同黨上前相助，剛被鐵笛子打倒，分明非遭慘敗不可。

心裡一急，更不怠慢，恰巧落處是片高牆，敵人似全出動，大都一個人對付兩三個，無暇他顧，以為此時見機先逃，還有脫身

之望，忙和箭一般往上躡去。上半身剛躡過牆頭，腳還不曾落在實地，忽聽哈哈一笑，暗道不好，又料後面敵人正追上來，兩下夾攻，如何能當？

心裡一橫，打算硬衝過去，猛覺一股掌風撲面飛來。目光到處，瞥見牆頭那面冒起半截人影，正是癩和尚，手還未交，人已被那掌風打退，身子凌空，無法再上，只得就空中一個轉側，二次打算往旁翻落，猛又瞥見一條人影帶著一條寒光斜飛過來，想避無及，竟被小啞巴一劍由腰間透胸而過，凌空帶著一股鮮血甩落地上。

群賊見這幾個厲害同黨紛紛傷亡，心膽俱寒，都想抽空逃走，誰知林颺父女和萬英、杜霜虹，連同剛退下來的棘門三俠早已防到，無論逃往何方均被攔住。遇到林氏父女，只說雙方約好要死活存亡，不許中途逃走，你們倚仗人多，業已違約，再要溜走，我父女先辦不到，至多不讓過去，稍微動強便要翻臉，尚不至於送命；遇到那個敵人卻是凶多吉少，除非平日惡名不大，還可投降，聽憑發落，否則便是哀求苦告也難免於一死。

有時敵人理都不理，話還不曾說完，命已送掉。內中棘門三俠最是手辣，並還深知群賊底細和罪惡輕重，雖然疾惡如仇，遇上必死，除對為首之凶外，都是先將罪惡說出，問得那賊無言可答，方下殺手。內有一賊因對方所說出於耳聞，不甚真實，急口分辯，竟在危機一髮之中逃得活命。張家共有五六十個賊黨，倒是先被棘門三俠懺傷的一批，除三凶兩怪和雲南諸巨賊外，居然沒有被殺，只是事後均向諸俠求饒伏罪，起下毒誓，從此改邪歸正，並由鐵笛子再三勸告，自願將氣功破去，再放上路。

諸俠表面上當著群賊故意要和主人為難，經林氏父女出頭分說勸阻，方始回轉，林颺再裝好人，由張氏父子每人送了極厚程儀送走。賊屍早經林颺用藥化去，一場惡鬥就此終結。

諸俠雖覺便宜了幾個土豪惡霸，但因鐵笛子善於運用心計，非但大量災民得救，並還興修水利，永免災荒。這些土豪驚魂乍定，全都膽寒，一個個痛改前非，將所有田地交出，由諸俠按照人數多少，已耕未耕，減去大量租息，平均分配。事情做得又機密，又公平，災區的人沒想到一場水災，反而因禍得福，高興非常。

感恩戴德自不必說，所開河渠又關係他本身的利害，所得工資比以前種田所得加幾倍，人心本是肉做的，何況這類善良百姓自開工起人人努力，個個爭先，誰都不肯絲毫鬆懈，就有一兩個喜歡偷懶的人，在大眾耳目互相監督告誡之下，更不好意思不賣力氣。

從十五起始，十六旺子走後，下半日水勢忽然大退，鐵笛子按照預計，命所有人工分成日夜兩班輪流出動，共只三數日的功夫，便做出加倍的工程，事前準備又極周密，全按兵法部勒，有條有理，一絲不亂，所有用具均極齊全耐用。莊事完了後，男女諸俠分段查看，重新考查，仔細商計，本定五個月工程才能完畢。

因是人心振奮，不辭勞苦，做起事來個個精神抖擻，笑容滿面，比起以前被官家和當地豪霸逼迫服那勞役，表面不敢強抗，實則忍氣吞聲，眼淚往肚子裡咽，監工的皮鞭棍棒剛一離開，立時懶惰下來，一個個垂頭喪氣，一點打不起精神，迫於無奈的情景迥不相同。

諸俠所訂規條按時而作，雖極嚴整，形同虛設，從無一人違背，只有監工的人黨著他們出力太猛，再三勸阻，令其休息，多不肯聽。

他們的話也說得好：「這兩條河渠乃我們的命脈，本應由我們出錢出力才是正理。諸位英雄俠士費盡心力將我們救出苦海，又幫這樣大忙，自己有利益的事，多出點力也是應該，何況每日還有錢糧可拿，給得又多，性命更是諸位英雄所救，此與以前惡人強逼，忍了饑寒代人做苦工大不相同，再不拿點良心出來，怎麼對得起人？」

諸俠終覺一個人必須得到休息，才能發揮他的能力，這等做法雖然成功更快，到底人要吃虧；又經鐵笛子重訂規章，極力分解，才好一些。當日二次估計，不到年底便可大部完工，事已就緒，無須再要多人統率指揮，只鐵笛子一人為首，加上王老漢父子，和由眾人當中選出來的一些監工頭目足能應付，大家又都有事，早就想去，便同起身辭去。

鐵笛子為了自己要辦的事太多，不能長期在此，先因九月半才動工，當地氣候雖非酷寒，到了臘月仍不免於天寒地凍，難於破上；又當大水剛退，土人均要搶種晚秋，好些顧慮，如在兩月之內不將規模建好，根基打定，到了十二月初間便要停頓，等到明年春暖雪化才能動工，一個不巧要多費好些人力物力，耽誤農耕，顧慮甚多。

最後想出日夜分班之法，以便兩面兼顧，既不誤補種晚秋，又可防備明春桃花水萬一發動，又受災害。想得雖極周到，心中仍拿它不穩。哪知萬眾一心之力這等大法，一動手便超出預計，照此下去，至多趕到十二月初邊便有完工之望，心中喜極，一面命王老漢代買豬羊，以作每隔五日犒勞之用，一面托沈、姜、萬三對夫妻往天水赴約時，轉告花、張二人，把山中壯士挑上二三百名，並在當地再僱上數百民工，趕來相助，以便一勞永逸。

旺子回來這一天諸俠剛走，林颺父女也要起身，玉簪、玉男兩姊妹更因仰慕樊茵等三位女俠和洞庭君山之勝，本意同行，到岳州沈家住上些日，就便領教。後因沈鴻、萬英等男女四俠答應花蟬夫妻，事完約了姜飛夫婦回到他的山中小住十日，再經襄城入川，由川西水路溯江而下，往洞庭家中去等林氏姊妹。林颺又要先往劍閣、廣元兩地訪友，雙方算好相會時期，約定成都見面。

如其相左，便往洞庭見面。諸俠走後也要起身。鐵笛子因他父女三人以前只有一面之識，林颺那樣怪人，這次居然能和自己共事，非但志同道合，並且出力最多，做法也極巧妙，雖然寬容了幾個惡霸豪紳，一則對方遭此橫逆，連經告誡，業已痛悔前非，獻出大量家財助賑，均出自願；二則這次救災興利所用銀米，十之七八都出在他們身上，當這幾千年相傳的惡制度未消滅以前，只要平日不是罪大惡極，能夠懸崖勒馬，真心悔過，也應與人為善，不為己甚，何況以後有事還可尋他，樂得留備患急，也就放過。

雙方近日越發投機，恰巧修渠的事已有人專管，暫時無事，便親自送他父女上路，所以旺子到時，一位師長也未遇上。又聽說張莊這場惡鬥激烈非常，盼了多日，不料仍被自己錯過，心頗失望。

文燕見他不快，笑說：「你想錯了，那日連我們全家三口鐵大爺不令前往，分明是因賊黨人多，你我功力尚差，休說雙方混戰之時，敵人避強擊弱，受了傷害太不值得，便逃脫幾個，被他記在心裡，當你本領尚未練成以前，一個不巧狹路相逢，如何是好。

「我們還有林老前輩做靠山，非但當眾發話，不許外人妄動一草一木，行時並將他的鐵手令留下，這比什麼護身符還有用處。你小小年紀，膽子又大，你師父和賊黨結怨最多，這次你雖當時往來災區，人多知你是鐵大爺的徒弟，一則那些日賊黨不曾出來，認得你的只有蘇、李二賊和黑老，兩個業已伏誅，你不上場到底要好得多。

「還有這匹小花雲豹，本是你樊師叔所騎的馬，你來時她正往天水途中，不曾相遇，走時也未提此愛馬。我料你這男女六位師叔與花、張二位訂約在先，本來要去，怎會命你將馬騎回？你走那日，鐵大爺恐你不會騎馬，問了又問，還要當面演習，此舉必有深意。

「我知你年輕喜事，以為這場熱鬧沒有趕上便不高興，卻沒想到你師父平日行徑。雖然到處都有他的親人，另一面江湖上的兇人惡霸和各地貪官污吏，沒有一個不恨他入骨，稍微發現影跡，便要用盡心計陰謀暗算，真個日常都在驚險之中。你跟他一路，只把本領學好，還愁沒有施展身手的機會麼？」

旺子聞言前後一想，以及走前數日諸位師長對他所說的口氣，當時醒悟。跟著鐵笛子和老漢父子相繼回轉，問知小花雲豹業已騎回，便取出一包馬藥交與旺子，說：「此馬靈慧非常，這次如非花、張二人受了它主人指教，憑你休想近身。它知此行是尋主人，如見不在，難免自己尋去，這副韁索並制它不住。

「今夜先將此藥取出核桃大一塊，化水和在馬料之中，此是它主人的暗號，入口便知你樊師叔命它供你乘騎。每日務要用心照看，照日前樊師叔所說喂放教練之法，每日再騎上一趟，一面加緊用功，以免到時手忙腳亂。我的事素不一定，也許一封信來，說走就走，如其分不開身，便要命你代我一行，就便歷練。你那功力尚差，非先準備不可。」

說罷，又將一枝三折鉤連槍取出，說：「鎖心輪姜師叔不能送人，再者你此時尚用它不來。這枝三折鉤連槍你已學會，只是手法尚欠精熟。從此兩月之內你都清閒，正好勤練。另外還有幾件暗器，均是你各位師叔所賜，你均知道用法，和鉤連槍一樣，稍微下點功夫便可用來對敵。」

「你照我所說用功次序做去，到時再說吧。老漢的鋼鏢帶在身旁易生枝節，此時你有許多暗器，用它不著，不可再要了。」旺子聽出那匹小花雲豹已被師父暫時借來交他乘騎，並有將來派他代出辦事之意，師長如不看重，怎會如此。平空又得了這好的兵刃暗器，驚喜交集，心中感激，便照所說用功不提。